



蔡中郎集

印宋
照宋
版本
校抄



蔡中郎文集卷第五

光武濟陽宮碑



惟漢再受命曰世祖光武皇帝考南頓君初惟濟陽
 令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帝將生考以令舍不溫開
 宮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帝生時赤光
 室中有明使卜者王長卜之曰此善不可言歲有
 嘉禾一莖生九穗長於凡禾因為尊諱王室中微哀
 平短祚臣姦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盈罪成惡熟天人
 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上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
 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又不即

命帝位闕焉。於是群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叶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位。鄆縣之陽，五成九域之陌，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享國三十有六年，方內乂安，蠻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具所自生，而礼不忘其本。是以虞祢媯姬，美周原皇天，乃審春神宮實始于此。其跡蘇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鞏璋，先祖銀艾封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璋以商箕餘烈，率郡孝廉，之揖大承，來在洛陽，願見神宮，追惟孝子，桑梓袞述之義。

義用敢作頌，其詞曰：

赫矣炎光，爰耀其輝。駕生聖皇，皇王漢之微。稽度乾則，誕有灵姿。黃孽羣凶，作惡篡握天機於夷。匡復帝載，赫斯怒爰整其師萬方以綏。迄乎四嶽，展義有方。登封降禪，升中於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孫：保之無疆。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公諱咸，字九卓，汝南西平人。蓋秦將李信之後，孝武大將軍廣之胄也。枝流葉布，家于菑土。文武繼踵，為為著姓。曾祖父江夏太守伯父東郡太守，受純懿之姿，整萃忠清之節。夙夜恭考，孝配大舜。敦詩書而說礼。

樂觀天文而察地理，兼洞口流與神契，合抗流行，邁操色。
過孔父，率孝廉，除郎中，光祿茂才，遷衛國，以相受高。
密令勤恤民隱，政成功簡，遷徐州刺史，百官司震肅，餐
餐風靡惡，直醜正，公可去官，帝念其勤，家被榮命，命養
陽太守，還遷度遼將軍，叶德魏降，和戎綏邊，徵河南
遼，母憂乞行，服服闋，奔命孝和皇帝時，機密久缺，百僚
愈允，詔擢尚書，歷僕射令，納言危行，以公可去，民神
憤怒，呂帝曰：俞哉！徵還，擢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
大僕射，公所歷也，憲天心以教育，激垢汙，以揚法為
國可賞，蓋有億萬年懿，鑠之美，昭升于上，丕顯之化。

宣聞于上下，及迁上可，位太尉，補哀闕，叙彝倫，天人交
極，無析維元，凱翼虞周，召輔姬末之，或逾功，遂身退。
以疾自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年七十有六，嘉平四年，
薨，海內咨嗟，莫不惻焉，於是故吏潁川太守張溫等相
與嘆曰：名莫隆於不朽，德莫盛於美世，銘勒顯于鐘
鼎，勳烈光于采喬，刊石立碑，德載不泯，詞曰：
天重三台，地建五岳，降生我哲，應鼎之足，奕世載德，
名昭圖錄，既文且武，桓桓紹續，外則折衝，內則大麓，
推法與敏，品物以喜，告老懸車，天人靡欺，魯不百齡，
奠我國基，人之——云亡，八極悼思，能胎於光寵，宣流。

鐫紀斯石鴻烈顯休

陳雷索昏土里社銘

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聖帝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龍為土及其沒也遂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禮建為神位左宗廟右社稷戎醜攸行於是受脈土膏恒動於是祈農又班次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祀故自有國至于黎庶莫不事焉惟斯庫里古陽武之戶牖鄉春秋時有池子華為秦相漢興陳平由此社宰遂相克定天下為右丞相封曲逆永平之世虞延子為太尉可宜而封公至嘉平延弟魯孫放字子

卿為尚書外戚梁冀乘寵作亂首策誅之王室既定以績封即都亭侯太僕太常可宜毗天子而維四方克錫功往烈有常於里同監爰暨邦人貪以為宰相踵咸出斯里秦一漢三而虞氏二與雖有積善余慶修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與樹碑作頌以昭示後昆

祠曰

惟王建初祀祀百神乃顧期社于我兆民德惟馨其才聿彰自羸及漢四輔代昌爰我虞宗乃世重光元勳既立錫茲土疆乃公乃侯帝載用康神人叶祚且巨且長凡我里人蓋受嘉祥刊銘金石永世不忘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獻文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當鄉侯少子也其先與楚同姓別封于胡以國為氏臻乎漢奕世載德不替庸勲君幼有嘉表克岐克嶷不見異物習與性成孝于二親養色寧意蒸與蒸雍蒸雖魯閔顏頤秉無以尚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為韓詩博綜古文周覽編藉言語造次必以經綸加之行已忠儉可施順怨公體所安為眾共之驕恠吝不存於內喜愠不形於外可謂無競惟人溫恭淑慎者也初以公在司徒除郎中承衛十年以遭叔父多疾憂以自免州郡文辟皆不

就後以大將軍高第掾侍御史遷諫議大夫以將軍事免官率賢良方正不諧諧公車建寧元年召掾議郎還納忠盡盡矩規匪解于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年遭疾屢上印綬詔為聽許以侍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書召不往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賁印綬即掾陳留太守君聞使者至加朝服絕紳使者致詔君以手自繫陳辭謝職恩具以二十一日遣生奉章食時後謝報還與相丞合意精了是日疾遂大漸略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愀悼使者王謙弔詔且送葬以中牢具視賜錢五萬布百疋贈谷三千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

榮未究，沒有餘哀。於是遐邇縉紳，爰暨門人，相与嘆述君德，追痛不永，切悽四情^慟，無^可寘懷。行由已作，名自人成。先民既邁，賴茲頌聲。嗟哉^我明哲，如何勿

銘乃作辭曰：

猗歟懿德，令聞有彰。祇服彝訓，克構克堂。孝思惟則，大藝丕光。敦率忠恕，眾悅其良。綏弱以仁，不云我強。及其登朝，進退以方。見機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恪虔^處左右，兼掌虎旅。禁戎允理，邁茲虐病。帝用悼止，俾守陳留。庶^命萬其社，王人既詔。景命不俟，嗚呼昊天。殲我英士，如何贖也。恨不百己，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陳留太守胡公碑

君諱碩，字季叡，交趾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元子也。順帝時為郎中，桓帝時遭叔父憂，以疾自免。荊州將軍比辟，輒辭疾。後以高第拜侍御史，廷諫議大夫。奉賢良方正，病不詣公車。建寧元年七月，拜陳留太守。病加不任，召詔使謁者劉惔，即授印綬。二十一日卒。詔書遣使者王謙，以中牢具祠，特賜錢五百，布一百疋，贈穀三千斛。儔類赴送，遠近鱗集。於是陳留主簿高士軫、蔡吉咸，以郡選充備官。屬來迎者三十四人，奔驚跋涉，承^頓清化，逢天之威，不獲延祚。痛心絕望。

切但永慕乃相与衰经就位號叱靈柩将窆讒自甲
勅修儀□□疾在□□與服寮御部引各執其職路
人感愴觀者嘆息盖三綱之序身与並育以奮奉新篤
嗟我行人敢不自最遂樹碑作銘以表令德於貌下
國瞻俊人欽見我君爰綏我惠式昭績恩勞其願吳
天不吊景命顛隍悠々蒸黎惆悵喪氣政雖未宣向
之遺愛祁祁我君習習冠蓋備然以逝曾不東邁靈
魂徘徊靡所瞻逮惟其傷矣胸方肝推碎勒銘垂哀傳
与百代

蔡中郎文集卷第五終

蔡中郎文集卷第六

答丞相可齋議

日月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
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初可齋不得無罪不宜具
對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礼上帝之祠無
所為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敬其意官室至大指使
至微不在南潔之屬元和詔礼無免齋足比自潔靜
交神明既存無嫌間日又寬可齋一無疑詩云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恭參以奉明祀
文王所以懷福无有不宜臣邕愚慙死罪

幽翼二州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藉竊假階級，官以議為名，職以郎為貴。智淺謀漏，无所獻替。夙夜寤嘆，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瞻杖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于辦二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无功而還，而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无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民之不可驅使。

自為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应選用。狐疑遲淹，兩州懸空，万里蕭條。无管繫，每冀州長史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列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為薄。以陛下威靈，神明禁令，對相部主尚主，畏懼不敢營私。况乃三互，何足為嫌。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條刑，起徙中為內史。武帝患越數反，擢擢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翼州有盜賊，故京兆尹陰敞有罪，逃

俞上使使就家召張敞拜敞為冀州刺史安國徒吏隸買臣
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俞擢授劇州宣顧三互拘
官簿得救時之使便也卒獲其用遂不威此比先帝不語
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宜尤揀選速當越禁取能然
而不畏扞災自遂之不顧爭臣七人之貴為避禁科禁竊
見日月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
為憂念願陛下少蠲禁典上則三帝用三臣之法任
職相口故吏差殿在家若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无拘時
月三互以此也也臣悽悽發瞽言幹非義惟陛下留意
再省三省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護烏校尉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自春
己未三十余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一冬春足以掃
滅時故護校尉田晏以他論刑原私留京師用尚書
行賄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師與育
并力詔書遂用為將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
南單于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廷大臣多以為
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蔡邕以為書戒猶夏易
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殄犵威蠻荆漢有衛
霍夙願瀚海實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

得失事有

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成敗不可一也自漢
興而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
武人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固者
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蓄用
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
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與盜鐵酒權之利設告
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為盜賊關東紛然道路不通
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
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
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率良猛財賦充實

所征無敵而猶有悔况无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以
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眾新盛自匈奴北遁己未
因獲其地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
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民逋逃為其謀主
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晏欲以五年之期專勝必克
以段熲兵經營西羗猶十余年育晏策慮未能過類
鮮卑種眾又不弱於西羗也是育晏設近期誘欺朝
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
儲不可以勝給天无豐歲官見殫財人民流移於四
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

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强者作寇邊陲之上患于足
之疥癢也中國之困冒背之疾也其不可二也育曰
自春己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掠財貨攻犯
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地折吏調煩密猶不能絕况此
醜虜異類抵冒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无盜
竊意者高祖所忍平城之耻吕后棄謾書之咎方之於是
何者為甚此其不可三也天設山幕秦築長城漢起
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舍之夷狄其內
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慎奉所遺守無感國內侮之患
豈与虫蠃之虜校往來之傷哉乃欲越幕凌城度塞

出攻得地不可耕農民得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
本朝必為之盱食四海必為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
道盡府帑之畜以恣輕事之人專勝必未克挾決擬者
必未敗眾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至不行是
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
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樓也樓使越
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與之卒有一不備歸者誰得
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羞威不行則欲伐狐疑避
難則守長由通乎時變則憂万人夫飢餓与蠻夷之不
討者何為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避不謙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无以相贍。又以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之。此先帝所以然之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以郊塞之外，未嘗為人居乎。臣愚以為止攻伐之計，令諸營申循塞垣，屯守衛要，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守衛，李牧開乎具原，美尤申乎其義。遺業猶在，文章具存。二子作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慙，議不足采。臣邕臣邕竭誠盡言，頓首頓首。

答詔問灾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問。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祭邕、太史令單颺詣殿，金府門引入崇德署門內。南辟雍中為都座，漏末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楊公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灾異憂懼，旨特密問及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称臣，再振受詔書，起龍坐。五人各一處，給取用筆硯為對。臣邕言：「今月詔召付內門，有傳詔問。臣邕灾異之意，臣學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沙衷變易，精神怖悸，謹列狀上。」臣頓首頓首。詔問

曰去今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明隨殿東庭中黑如車蓋其氣布勢五色有體長十丈餘形狀似龍似虹蜺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虹是也者不見尾足者不得勝稱龍易曰虹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脅主又曰五色迷至照然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氣精也失度投蜺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若兵威內奮奪臣无忠故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閑機之內社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衆變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徊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浸

見五行志

後忠言不聞即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正決毀譽辨使貞臣輩各得所守嚴衛表整備威權之不假人則其所救也易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務焉辭詔問曰五月三日河有白衣人德陽殿門稱我是伯夏教我上殿与守黃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為恠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咎禍孝誠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

見前漢五行志

蔡所引經本多
不同古今異文也

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
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篡亂
亦卒誅臣竊論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
同入龍門而為稱英稱伯夏教實於褒言伯夏即
故大將軍果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不以罪受戮殘
餘非天所祐以往况今將狂狡之人為王氏之禍未
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俾見上帝之厚德
也潛潭已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戒天子
驚群陰太信盪群下並奏強盛也建大中之道奉賢良而
寵錄之則其救也書曰皇具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

其福庶民惟于汝極錫汝保極
詔向曰南宮侍中寺聞雌雞變欲化為雄尾頭毛已似
雄頭尚未變恭臣聞凡雞為怪皆緣緣政失也其傳曰貌
之不肅是謂不恭時即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
宮輅軫中雌雞化為雄是時元帝初即位立妃王氏
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是歲封后
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元帝晏駕
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
伐紂曰紂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
紂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

名况乃雌陰陽伏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權
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
知之訪向其故是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若應之不
精誠无所及頭冠或成斯為灾害敬慎威儀動作之
容斷嬖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
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所
悔元吉

詔問曰即位祚以來灾青屢見頻歲月蝕地動風水不
時疾病厲流行下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震思
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閭則疾病簡宗廟水不潤下河
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循五事於聖躬致審精慮
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
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
之色又以非其月入尊宿法戒臣謀生端謀戒不臣
太白當晝而見是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女政又
失道而見是為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礼太白主兵
謹礼事治政審察中外之言不死以申明門戶守禦
之令以杜漸防萌則救宋景公小國諸侯三省德言
而熒惑為之退舍

詔問曰蝗虫冬出臣聞見符致蝗以象其事易傳曰
天作不時天降灾咎蝗虫表河圖秘微篇曰帝人貪
則改暴而吏酷則誅深也而蝗虫出息不急之作省
役賦之費進清人黜貪虐分損永安屈省別藏以贍
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何私家之
有
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
之門祈祀法駕所送出之門正是也武庫禁兵則藏
國家之本守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
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已曰出宮瓦自隳

諸侯強凌主易傳曰音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輕
簡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諸
侯以強凌上之漸正意請行率由舊章已變柱德棄
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殄作見若時共禦帝
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隆用彰上下
詔問朝廷焦心聞灾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各括囊迷
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奧退食在公故特密
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无有依違忌以徑
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主德允
明深悼變異德意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休臣在公

歷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亦巨輸寫肝膽出命之秋
豈可以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
死罪伏思諸異各皆天意之恠也大漢殷勤天於愍懃以赤
帝之精輔或來未衰故屢見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
則危可為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以移豈有譴告哉
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年无有日蝕
此為天所棄人故也至於今者異見不他遠見門垣
近者左署寺公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寤可謂切
矣且至陛下可謂至矣幸深問臣敢不盡情覬及雞化皆婦人
干政之致也即祚己來中宮无地龍逸竄而乳母趙嬈

貴重赫赫生則貨富作於帑藏死則止墓踰越園陵
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過事既又然續以永樂門吏霍玉
依阻城社大為奸禍盜龍權藏悔惑之罪晚散露惟淫
房獨深穢畏懼疏賤妄乃得安盜意事必積浸然後成形
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者道路所言份份
覆云有程大人者宜以趙霍以為戒高其隄防明其
禁限侍御於百里之內而知外事誠當窮詰何緣聞
之所以令安之也又發詔必實核以玉氣勢為官者
情喻時不覺司隸校尉岑初考竟彥時裁取興計教者一
人綴之如玉者所戒則成不明可知而還移州釋本向

本論者疑太尉顯與文貫面為王所進暗昧已成非外
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无以政遠傾邪在
官當有所懲光祿勳璋所在尤清白九列之中有濁
今若糺易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
无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盪濁扶正黜邪不得
但以州郡无課而已長水校尉趙屯騎校尉升其貴
以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灾之故為陛下先群臣早引退
以解易傳所載謂小人在位之咎也廷尉禧敦老純厚原國之
老成光祿大夫玄淋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
寵聞人襲忠實守固襲惻偏剛直宜為謀主如見訪

問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優劣是委任用責成納其莫
慮優游訪求以盡其情三事者但道先帝榮護三公
有僵仆者不道是時宰相待以禮相引見談議因其
言居位十數年當此之際省儉崇經藝浮輕之人不
引朝廷淺短之書不至於目貴戚斂于中外陳牒莫
不犯禁不独得之於道德之三公也春秋之義人以貴
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逐陛階增則高輔位重
則居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琢雕大臣取尚寫讚厲以
顛沛群臣慘々憂惧自危非典之道夫憂樂不立
恐喜戚異方有祇畏灾異責躬之念焉精一意以思

變復上方巧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止以示憂
懼。詩人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
孝廉白以高選。自不來不受。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
每以辟召。不高慎切責三公。孝廉襍取試之。以文而並
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選拔眾心不厭。莫
之敢言。群公尚先意承旨。以悅廊吏。舍人間。職長吏
便宜從時。誰敢違旨。至於宰府。孝廉顛倒上下。又請
託屬之門。不合明王舊典。无益於德矣。臣願陛下強
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万幾。以答天望。以
道嘉德。望聖朝自約。厲以身率左右。近臣亦宜戮力

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盈。鬼神謙益處。久高不危。常為滿
不溢。羣公之福。諸侯浚主之戒。不可不察。臣邕愚慙。
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
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唯寢願臣表御座
無所妄及。為求以全陛下盡心忠之臣吏。

被收時表

議郎冀土臣邕頓首再拜於皇帝陛下。今月十三日
臣被尚書詔。問臣從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
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
為州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暴母班。郃

不為用致怨之狀。臣故當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臣邕死罪，臺所向臣即事，其遠者六年，近者三歲，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體小吏，皆非結恨之本。具婚嫁為當，臣故父衛尉質及邕，不敢屬。臣質及臣對，卻恭驗。臣父子誠有怨恨，故中傷。卻卻勢所當，因臺闕具陳，恨狀不能受。臣為覆蔽，臣得以學問。特蒙哀異，執事秘觀。文肅章所著，列於目前。姓名圖象，繫乎聖心。今年七月，召詔金商門，問變異。詔書不避，貴臣諭旨，誘臣使言。臣愚慙出命，忘體不顧後患。譏切公卿，內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救在異為。陛

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言，密對多不指刺，誹謗卒至。使用疑臣，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變異，輒令百官上封事，欲以除凶致吉。而言者旋陷破亡之禍，群臣杜口，以臣為戒。誰敢復為陛下盡忠孝者。質連蒙拔擢蒙摧位在列衆位前，數見訪問，因此欲陷臣父子，以破臣門戶。非發奸與摘伏，補益國家，反名仇怨奉公者也。年四十六，孤特一身，前无立男，得以盡節。王家託名忠臣，死有余榮。然知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豈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耳。臣對向時質為下邳相，不聞臣謀。今者橫見

連^連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沒并納^內坑瀆以快
言事厭副其意^言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
思之未至耳臣驟^臺入牢檻當^{高書}即為箠楚所迫趨飲^飲位^章
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
免質^并益坐臣死之日則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養為百
姓自愛臣邕死罪

蔡中郎文集卷第七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君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
黨叙孔子威儀俯仰无所遺彤管記君王纖微大小
无不率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唯大行皇帝規
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世魚之次加
於小媵中^饋匱之叙昭於幄帷遭家不造^元元之厄孝
殤^幼冲國祚中絕海內殄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沆為
灾^不孔運為害戎蠢動迪威武海^海并^涼猾夏作寇震驚
渤海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屎之聲皇太后參圖考

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
可之求，勞謚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燦
英，厨人徹羞，膳不為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
伎，纂組不繼，尚方抑考，雕鏤不為，離宮罕幸，儲峙不
施，遐方斷筮，支離不負，罷出官妾，免遣宗室，没入者
六百余人，以舒鬱滯，奉率舊禮，交戰祖廟，以展孝敬
承難之敬，蠲憲法六千余事，以順漢民，三百之期，經
藝乖舛，恐史闕文，眾儒考據，東觀閩學，士不序博士
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投，屢年方直，顯擢
孝子，遂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為

姦，紕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進退傷流，細錮之中
逐，追世祖功臣國士，或有斷絕封爵，遺苗以奉其祀
高，南諸國循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
政，不惠和不尚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
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反陋，終朝反側
明，茂不廢，徒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在者誠於
禁，闔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以迄康人，糴八千
石，以至數十，畔虜降集，賊害邊陲，胡輩云基，永元之
世，以為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即斃，激外播國，慕人
重，澤求獻其琛，史官咸和，諒作注頌，割而不听，郡國

咸上瑞表，寢而不宣。允恭挹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筆華在殿，顧舍群司，流思思布在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主，昔必契所載。虞虞帝率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莘，姬氏任母，徒以正身，匪內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此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繼國之祚。正元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无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先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以德高，下優劣，沒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民曰熹。帝后休禮亦宜用。大行皇太后，謚宜謚為和熹皇后。上稽考

按典訓下叶先帝之稱

考陳留太守上孝子

臣前列官博，問掾史考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賈，稱孝子平玄，程朱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故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裁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啗之，朱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肯用之。舅偃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樞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朱未以叔未葬，不能止府舍，臣輒校，問掾吏邑子殷威、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即召朱見，朱年十四歲，顏色

瘦小应对甚详，臣向染为吏，石垂位求去，白当丧所_期。臣为设食，但用麦饭寒水，不食肥膩，舅存以田作为_所。事家，舊典_無学者，其五行，按於自然，非耳目闻见_然。死_取効也。雖成人之年，礼議義之能_不及_也。伏惟陛下體因宗_心之德，当中兴之運，躬秉万機，建用皇極，神记_化聘_聘於无_心方。淑暢_治河於羣生，故醇感_行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法_著。風奮暢，体徵誕，蔓太平之萌，昭駁已極。臣誠伏見幸_是。臣闻鲁侯能孝，俞於夷官，张仲孝友，侯在左右。周_室之兴，实始于此。且烏以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_為賢禽。烏之微，猶以孝寵。况_木禀純粹之精，爽_音而_音行。

之根源，其人殄瘁，而曜_德弥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李朝謹陈状。臣頓首頓首。

薦邊文禮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当中兴之隆，建上將之任。應_膺東國之德，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決勝。先禽馬元，埽近之变，天兵致誅，兗豫以清。冀荆用次_雲。海_清席卷，克馭衆心。王室以寧，万國兆民，莫不賴作。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養德，並為元龟。成功立事，莫不畢萃。雖振鷺之集，西靡_音濟濟，一之在周。庭无_音以或加。伏見陈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

纂詩伐柯不遠之則此句齒齒夙孤不義家訓始任學問
便就大業間不遊戲初覽法經見存知人尋端極緒
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遂其意詩書易禮先通
三業以次大業略奉衆傳篇章元術不綜心通性達
利剖織入宜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固守持
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
經典交至檢括益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讓於先
輩輩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
之凡偶兼混是非構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
階級名位亦宜超升不以常制為限長幼之居拘若復

輩從此郡選幸非所以彰瓌璋之高價昭犬知之純
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曰帝丘以烹雞多汁則淡而
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
宜也邕誠切悃邑怪此宝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
在煎熬鬻之間願以將軍回謀移慮思垂未納就讓
疾病所親守問更以屬缺招延表貢行狀列于王府隨
之常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夫若以年齒
為嫌則顏子不得冠德行之科子奇不得紀治阿之
功苟能任其可士穀見史書美于日使羞其而行國其昌邕寢疾
羸匍匐拜寄不敢須通

薦皇甫規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
猶用賢臣為宝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猶此言之
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龟社稷之固貞也昔孝文愠凶
奴之可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率死敵
於亡命况在於當時謙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思見護羗
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
著出處抱義又皎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
寵先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依东岳莫能嬰討即起家
參掾為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抚芟弱青兗之郊迄

用康人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夏迪簡前勲連
見委任伏出幸麾威靈神行演化為悍使為慇愿愛財
省嗇每有余貨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
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
振鷺西雍之美臣以頑愚添污顯烈輒流汗墨不堪
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愚越職瞽言罪當萬死惟陛下
當留神宥察臣邕頓首頓首

蔡中郎文集卷第七終

蔡中郎文集卷第八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
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
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
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
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
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人之令昭令德宗廟之
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儀儀顯教幼誨恤也穉
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嘉其能

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官。而四學者興焉。官可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焉。變化之所由來焉。明一統也。故云：明堂明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以^明顯之。太廟則明聖主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郛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人君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

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而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肅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廣魯於

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以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可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
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
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傳解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禮記古文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曰：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曰：側居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

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習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詳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典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仲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序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旄，皆習於東序。凡祭養老，乞言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東序之

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无位者祭于大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显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當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四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什奠於學，以訊馘告樂。

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大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大學。故孝經合以為一人，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文異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依。堂方伯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圍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

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闔以
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室以應辰三十六戶
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
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
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
丈以應三統四卿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氣也
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
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禽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
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以王政也成法
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而明之不

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以名月令其篇自天地定
位有其象重帝明君也世有紹襲蓋以成大業非一
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其子王用享于帝吉孟
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顓頊曆衡曰天元正
月己巳朔旦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廟營室五度令曰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建堯典曰乃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禽太史守典司天
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寇利用禦寇令曰兵伐
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
日夜分則同度量衡鈞石凡此皆於大曆唐政其類

不可稱戴載禮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後王事之次則
夏之月令也殷人无文及周而備文義人所說博衍深
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
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于天子受月令
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也每月告朔朝
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
而朝仲尼書識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刺舍
大禮而小儀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悲廢
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
明王復興之使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

令无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
瑞至由此而矣至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
南王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傳編見之徒或
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

月令問答

問曰者子何為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
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與諸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畧及前
儒特為章句者皆周用其意傳而意傳非其本旨又不
知月令之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與實皆與禮記通
第人不為徵更生他意橫者紛紛久矣光初元年余

被于章離重罪徒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
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无日過被學者聞家就
而考之亦自有所覺寤庶幾頗將事情而訖未_有注
記著於文字也_俱顛蹶墮_無以示後事_總其始末
而同於朽腐竊思之凡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曆數事
制度可假以為本敦辭託說以文之其要者莫如月
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以成之旁貫五經參
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曆數盡三光之情
辭文繁而曼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與危
殆競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刪省蓋所以類稱辨

物多識前言往行之流也便學者以為可覽之則余
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氏假無周官左氏傳
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
與周官並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
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其大昊
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修其世系其官人皆有明
文不與無章句文傳造義說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曆數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
月令所用參諸曆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事不曉學

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經闕廢固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說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虫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一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曆云小暑季夏節也而其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曆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曆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珪璧更之祈不用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與太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不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月令者豫設水旱疾病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生也今章句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犧牲如廟有桃更此說乃謬極矣經典傳說无刻木代牲之理此故以為問甚正其祀之宗伯似書有傳誤三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仲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也曰閭尹夜何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

是也。閭里門非閭尹所主，知當為闡也。

問者曰：令曰七駟，咸駕。今日六駟，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駟，故六駟。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焉。无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其時，非也。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我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裁殺板裁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也。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

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无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无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以應行三月政也。夏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早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孟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句不傳之注，而為之說，所通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

後乃大水則敗其城郭以故則也則分即為三事後乃大水誰在後何也城郭為獨自壞非水所為也季冬反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虫疾禽之曰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為不致異灾但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絕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者曰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魚之屬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盡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

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秋故曰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酉雞可以為夏食也季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豕而食牛土行中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无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豕毛而元角虎屬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礼不以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土菽為金麻為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未鹽精碎不合於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

之畜近自卜筮之術故余畧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以有而已

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周禮曰八十一御妻又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更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更瘦字中更今皆以為更矣立在字法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更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御妾最在下也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蔡中郎文集卷之八終

蔡中郎外傳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岳配天作輔降神臣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至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貞人有作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魏魏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軋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肯為二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

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群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再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徒自下，遂竟端石，出相好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並充遠方，完全軀命。嗚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後重刑，已

已上穀門下
皆世也

出穀門，復聽讀鞠徵詔書，馳救一尋，輸作左椽。後上書謝恩，遂以轉郡縣，促遣偏於吏手，不得傾息。含痛抱悲，无由上達。既到徒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无心復能據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卷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无續志者。臣更師事漢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維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佑其衷，得備著作，即建言十志，皆事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

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
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
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造獨議。郎中劉洪密
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
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吏籍所
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區區
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速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
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群鹹池縣，其時鮮
卑連犯漢中五原。十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四夷相
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

守朝旦暮，臣所在孤危，懸舍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
誠恐遂為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
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
无，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群書所宜摺撫，本奏詔書所
當依據者，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並竄亡
失文書，无所案語。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失分，不
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
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
聞之後，致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
察，謹因臨戎，長霍園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

聞

述行賦

延熹二年秋霖雨通逾月是時梁冀驟新誅而徐璜左瑁等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晁明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發勅陳留太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全得歸心憤此事遂託記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屯遭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為災桀乘馬蹇而不進兮心鬱伊而憤思聊

弘慮以存古今宣幽情而屬詞夕余宿于大梁兮誦
无忌之稱神哀晉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
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比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髻
髻而无聞經圃田而看北境兮悟衛康之封疆迄管
邑而增嘆兮搵叔民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吊紀
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
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甚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
以大洪名登長坂以凌高兮陟葱山之堯嶺建嶺扶體而
立拱高兮經万世而不傾迴峭峻以修阻兮小阜寥
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谿谷賈其杳冥魄嵯峨以

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戟撲而雜榛楛兮被浣濯
而羅布生萱芡與奧臺蒿兮緣繩增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
遊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兮看洛汭之始
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
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
山風泊以飈涌兮氣燥參而厲涼雲鬱術何而四塞兮
雨淅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頽以玄黃
格莽止而稅駕兮陰曠曠而不陽哀哀周之多故兮
眺頻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逆兮唁襄王於壇坎悲
寵弟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燥操乘方舟而泝滄洛兮

浮清波以橫厲想安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
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渠通集源於京城兮引
職貢乎荒裔連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
溪而容与兮息鞏都而後逝愍荀公之失師兮疾子
朝之為害玄雪黯以凝結兮零雨集之以溱溱阻敗而
无軌兮塗滯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
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陝憤快佇淹留寐以候
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操寐以極
晨候風雨之體勢兮天牢漫而无文彌信宿而後闕
兮綿威遺遲以東運陽光見之灑灑兮懷少弭而有欣

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
可云徂而並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
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
露處而寢濕。清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无粒。弘寬
裕以便辟兮。紕忠諫其侵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无
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
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絕。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掌
其多違。无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
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愛志蹤而迴軌兮。復邦俗以
自綏。乱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

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作賦。
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无疇与兮。
言放言復。我心胥兮。

短人賦

侏儒短人。樵僂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
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兒有部。稱之侏儒。生則象父。
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余虺么。
劣厥儂窶。噓噴恣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
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
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雄荆鷄兮。鷺

鸞鶴鵲鳩鷓兮鷓鷃雉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
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即且壘中蛹兮蠶蠕頓視短人
兮形若斯木門閭兮果上柱鑿鑿頭兮捧衣杵視短
人兮形如許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
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與言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長跪讀素書書上意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篆勢

因為鳥跡遺皇頤循聖作則制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巧妙入神
或象龜文斜列橫或比龍鱗紆作放尾長翅短身顏若黍稷
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繩細揚波投擊龍躍鳥震延頸
膏翼勢似凌雲或輕舉內殺移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
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橫者如編抄者邪却
不圓方不方圓若行若飛豉：翾翾遠遙而望之若鴻鵠羣
遊駱驛迂延迫而視之端際而不可得見指揮不可
勝原研桑不可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倕
揖讓而辭其巧籀誦拱手而訪翰委篇籍之首目榮

粲彬彬其可觀。摘華豔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圍。嘉文
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頽仰。舉大略而
論旃。

隸勢

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宗此簡易。厥用既同。
體象有度。與若星鬱。若雲布。其大經。尋細不容髮。隨
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節比鍼列。或砥繩
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
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
間。若鍾簏設。張庭燎飛烟。斬崑崔嵯。高下屬連。似崇

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
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
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宣體大之難觀。
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略而倫旃。

釋誨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
之徒。設疑難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躋其是而矯其非。作
釋誨以戒勵。云時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
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
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

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角之歌百里有
秦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所樂也夫
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二經安
貧樂賤與世无營沉精遠淵抗志高真實包括无外綜
折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
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
白日屬炎氣於景明雲時逝歲移默而無聞小子惑焉
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屬賢知崇英逸偉不墜
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列士才美者荷榮祿而蒙賜
蓋亦回塗要至說統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

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為
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暖
昧利而忘明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
己公子肅爾歛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
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希皇義之洪寧唐虞之
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抚之于斯
己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
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戰勇士講銳電
駭風馳霧散雲據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
維万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郡磊落合縱

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无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天華離葉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敷。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歆抱朴。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驟乘。逝而適適。陳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水。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唐虞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拆拓

鉅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珉。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濼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定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无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前。綽有余裕。夫世臣守門閼子。哲哲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揖頌理髯。除官委責責。其進取也。順傾

轉圓圖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腫蒙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祭蕩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盪，乃亂其情。貪夫狗財，夸者死權。瞻仰世此體，躁心煩。闕滿盈之效，迷損革之數。騁駑駘於修塗，慕騏驥於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誰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弱而踣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

之則行，至順也。舍之則藏，明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烟炎之燬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无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取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殆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

以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
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闢閭闔。乘天衢。擁華蓋。
捧皇樞。納玄景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
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靄露不除。躑
躍草莽。祇見其愚。不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
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具居。幸其
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
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秦龍。奚仲供德
於衡輅。倕氏興改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駒。非子享
土於善圉。狼臆取名於禽。因弓父畢精於筋角。攸飛

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
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叅跡於若
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
老。乃揚衡含笑。援瑟而歌。之歌曰。練予心兮。浸太清。滌
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
嗜慾息兮。无由生。躑宇宙而遺俗兮。渺翩翩而獨征。
郡掾史張玄玄祠堂碑紀銘
掾諱玄。字伯雅。河南偃師人也。其先張仲者。實以孝
友為名。左右周室。大漢初興。張蒼為丞相。封北平侯。
其後自河內遷于茹土。世為顯姓。掾天姿恭恪。宣慈

惠和允恭博敏惻隱仁恕正身履道以協閭庭損則財
贍遺適於遊疏族動中規矩言合典式不飾務名彰不飭飾行
者可謂純統粹淑貞自然之素者矣論者嘉之州郡禮
昭署致議掾史沈靜寡欲不求榮祿是以豐於天爵薄
於人位某月日遭疾而卒翻以頑固之質受過庭之訓
獲出機宰相邑迂太守得大夫之祿奉丞嘗之祠祀尊
原祚之所由而至於此先考孝積善之余慶陰德之陽
報乃於是立祠堂假碑勒銘式明令德以示乎後銘曰
於惟我考允迪懿德治信斯順其儀不忒仁惠周洽
行惟模則篤垂余慶貽此燕翼邈矣遺孫用懷多福

刊銘金石流于罔極

九祝辭

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芻彊于爾嗣曾孫皇帝帝使爾
受祿于天宜此舊都萬國和月兆民康人眉壽萬年
子子孫孫永守丕庶勿替引之

祝社文

元正令午時惟嘉良乾坤交泰太簇運陽乃祀社靈
以祈福祿

琴贊

惟波穆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生清和自然潔以真雪

澹若洞泉温乎具仁玉润外鮮

翠鳥詩

庭阪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形容
回顧生碧色動搖揚標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
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